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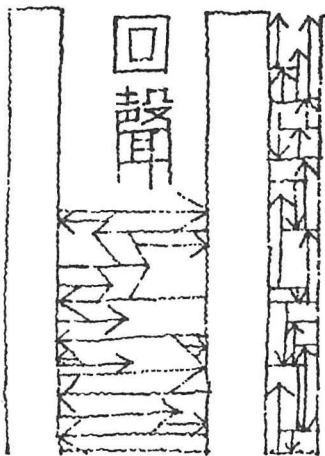
編輯先生：

「書評書目」第九一期拙作「學而不思則罔——再論治學方法與文學批評」有若干手誤錯漏，更正如下：

(一)第三節「亨利詹士的『一個藝術家的少年畫像』」應作「詹士·喬埃斯的『一個藝術家的少年畫像』」。

(二)第四節「請他從小說中學出吳漢魂探索人生不忘祖國的地方吧。」下應作「大概他唯一可舉的就是他所謂『漢魂』這名字的『象徵性』了」。

(三)第五節黃維樑說：『……能徵引杜氏這個俄國



小說家的作品，我們怎能不承認他的兼通？」③其實「下漏」以像杜氏這世界數一數二的大小說家，「一句」。

鄭振鐸

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一日

編輯先生：

拜讀貴刊第九十二期，對「『三十年代文藝縱橫談及其延伸』讀後」和「書市行情」北部版有點補充。

頁27衣魚先生說：「趙滋蕃先生是不主張開放三十年代文藝的……」。個人看了不禁覺得納悶，因為我最近閱讀趙先生才出不久的新書：「流浪漢哲學」，其中有一篇談到「當前中國文學」，所指陳的三點原因深獲我心，而且他說：

「另一吃虧處則在乎歷史文化的氣脈被無形斬斷。三十年代作家對五四到九一八的氣脈未斷。五十年代作家對抗戰到戡亂的氣脈未斷。而今天的作家，却只有眼前的事實，作品的縱橫寬厚從何而來？不寫即興之作又寫什麼？這是我們面對的中國文學問題之一。」（見該書頁89～90）

當初看到這句話，實在與我心有戚戚焉，如今却叫我如墜迷霧。三十年代文學不開放，當然不是趙先生在「三十年代文藝縱橫談」一文所能決定，只是當文學牽扯上政治問題時，為什麼總是糾纏不清，令人尷尬不已，才是我們應該深思的問題。

其次「書市行情」，雖然頗有參考性，但難免報導有誤，譬如說：頁95提到的「近代中國史綱」的作者，應該是「郭廷以」，而非郭廷明；不知是筆誤，還是誤排。此書另有臺南北一出版社的本子，只刪掉最後一章，厚達七百三十八頁。郭氏係中央研究院院士，對近代史的研究卓著，曾參與過費正清主持的劍橋本中國通史第十冊的編纂工作。

再者，同頁的：「『中國歷史知識』——王了空著，……在校園書市流傳很廣」。聽江翎先生的口氣，好像是盜印書。不管是不是，根據李立明先生的「中國現代六百作家小傳」，王力從未寫過一本像這樣子的書，而且他也沒有用過「了空」這個字號。雖說文史不分家，但是他是專搞語言學的，所以特別提出質疑。尚此 敬頌

編安

柳成英敬上

編輯先生：

曾經投書貴刊，對貴刊「書市行情」的正確性提出質疑的洪宜勇先生，竟能加入貴刊報導書市行情的行列，實在要為貴刊高興，並且也要向洪先生致敬。

書市行情的報導實是貴刊極重要的工作和成就，雖然目前您們只報導了北部和南部，而且也還嫌籠統，但已經十分難得了，希望您們再接再勵，在中部、東部也能找到人來報導，我相信對出版者、對讀者都極有幫助。

江翎君在這（九二）期「書市行情」的報導，「可讀性」很高，尤其他融合了股市行情用語，讓人會心一笑，此外，他的報導看起來也努力在求其準確性和可信度，個人覺得很好，願江君和貴社再加油。

又，你們新開的「順風耳」專欄，構想也很好，像這期報導了臺灣時報副刊的構想，我個人就覺得很值得，臺灣時報副刊，近兩三個月來，不論內容、版面實在不遜於兩家大報，在開創性可讀性以及公開性誠摯性甚且超駕該兩大報，實該有人喝彩，貴刊能注意及此，不愧國內唯一書評雜誌。

讀者黃凡夫 六九、十二、十七